

是八門八關，買賣多生意大一本萬利，又興隆又茂盛大發財源，觀不盡好美景流落幾日，路費無衣當盡短了盤纏，找熟人不見面無法可使，只落得要小錢甚是貧寒，人人說在外邊風光最好，在我看到不如故土家園，我有心回家去難見親友，在家內在外邊俱是一般，沒奈何陸城去遼陽所在，一直的來在了財神廟前，將不起作苦工暫且忍耐，不過是費力氣由命憑天。在舖中作小工般勤無比，雜貨舖掌櫃的甚是喜歡，問根源名與姓家鄉住處，看此人發達相貌非凡，又能寫又能算聰明伶俐，我何不拉幫他大發財源，將此人留此舖學些生理，又伶俐又滑堂正在少年，見高人會貴客能說能道，或是買或是賣必要掙錢，跑外櫃當內櫃俱是好手，當櫃上拉主顧他也占光，孰料事有單加量出遠近，上也和下也陸更得人緣，掌櫃的台愛他誇獎不止，是魁手真可取提拔一番，請東家放分子一品掌櫃，當了個總當家利積如山，只顧着大發財忘了家下，單等着俏佳人再把書傳，

一枝花捐書

正月裏是新年奴家好心酸，我兒夫上關東不見回轉，眼看着來到了三月長天，思了前想了後奴好爲難，隔壁子張叔叔關東所去。奴有心寫封書捎在那邊，研研墨拈拈筆未從下手，聞聽說關東城地面太寬，八里舖紅廟子兩搭交界，老君村中前所一溜相連，高林占到前衛二十多里，中后所硯台河就在目前，沙後所七里坡寧遠不遠，有連山合塔山高橋相連，錦州城義州城不通御路，有言山合松山緊緊相連，小凌河大凌河禿老婆店，十三店呂陽驛廣寧大山，中安堡羊腸河小黑山鎮，半拉門新民村巨流河寬，孤家子老邊上一條御路，大坊身小石橋起造甚難，轉灣橋塔灣街離城不

遠，走不遠在眼前到了奉天，有金州合復州熊岳搭界，有海州合蓋州牛庄相連，有瀋陽本西湖遼陽所管，有地名鳳凰城一溜邊關，天橋廠大街上買賣不少，龍王廟馬頭街好稠人烟，田庄台設溝營一片大海，有老城合鐵嶺又到開原，威遠堡眼望見卞路不遠，上下的人古道細說周全，棉花街葉河店六十里路，赫職孤小孤山與大孤山，駟馬店雙陽河一天就到，飲馬河到疏通一溜邊關，往東說地名寬實在難覓，又不知我兒夫在城在邊，清庫門一通河安官立縣，吉林街到站路哈達門關，孤榆樹蘭凌河在與不在，有轉城合卜魁一溜邊關，阿世河山哈拉廣出人命，紅於街寧古塔高麗旁邊，又不知是打魚是把蠶放，又不知打光棍買賣田庄，這些個大地名奴都想到，又不知我兒夫在城在邊，一枝花正爲難心中發燥，想起來去年間那句謊言，在關東也有人見過一面，六月裏穿皮袄甚是貧寒，也有人問過他在那居住，強人說居住在遼陽山東，俏佳人執筆管纔把書寫，不由的淚珠兒滾下邊，有正月合二月在家織布，菜一口糠一口受盡艱難，有三月合四月拾柴挖菜，與人家軌棉花晒的可憐，有五月合六月抽絲揀麥，三伏天熱的汗濕奴衣衫，有七月合八月上場搯穀，擇豆角辣棉花苦受熬煎，有九月合十月推碾挽磨，掙一升合半碗孝順老年，十一月合臘月雖幫納底，三九天凍的奴十指可憐，有隔壁合對門都來勸我，王大嫂你也該另嫁夫男，奴有心把人嫁揚常去了，豈捨的從小兒並頭相連，上無兄下無弟將誰倚靠，無庄田無買賣家道貧寒，有人情合來往誰與你去，老的老小的小少吃無穿，拋孩兒三兩歲不離左右，拋妻子在綉房獨守孤單，上寫着老年親不能孝順，高堂中拋父母不能團圓，上寫着賊強人二十四歲，拍一拍壞良，不顧家園，奴雖然心似鐵拈了多少，千斤担叫奴担怎樣爲難，依我說算不了八寶羅漢，真匹夫無義徒不孝